

百年记忆容子自传(五) 1

(八) 老师最后一堂课 痛诉日寇侵华史

1938年5月，敌军越逼近广州，消息传到乡下人心惶惶，每有敌机从上空飞过，我们就指着敌机可恶，可恶，可恶！父亲到海外寄过一次钱，母亲问外公三叔公，究竟怎么回事。外公说：“现在海内海外都一样，经济萧条，工作难找，放放心的人。”日寇打来了，好可以写封信，然后你们快寄钱买船票。

这几个天，常说跟着逃难去了一堂课，你们日本侵华事件，你们国家来，民族希望，即要报效国家。

老师说“九一八事件”，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柳条湖小型炸药炸毁了中国人的铁路。日本关东军使用计将3具身穿奉军士兵制服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奉军破坏铁路的证据。晚上，日本关东军进一步将南满铁路柳条沟铁桥炸毁，诬指为中国军队所为，开始进攻沈阳。由于东北军未

织的抵抗日军，三个月之内，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全境。老师说到这里似乎哽咽：“偌大的一片国土就奉送给人家，可悲啊！”

有同学问：“什么叫奉军？”、“为什么不抵抗？”

老师气愤地回答：“奉军的首领名字张作霖，他儿子叫张学良，因为指挥部队在奉天(今沈阳)所以叫奉军。至于为什么不抵抗？为境内有日本军队，说来话长，耻辱！”

课堂上鸦雀无声，只听老师含泪继续讲述“一二八事件”，是日军在1932年初发动的侵略中，2300人在坦克掩护下由租界向上海闸北一带进攻，遭到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同学们不住地点头赞赏)。3月3日，日军宣布停战(又一阵掌声)。3月24日，中日双方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于3月24日在上海谈判，5月5日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老师说“这个协定不好，还是允许日本军队驻扎上海。日本侵略军经过十九路军的誓死反抗，战火漫天，学生、工人上街示威，风起云涌，振奋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是个热血军人，了不起的人物。蔡廷锴广东罗定府人，由士兵一步步脚印升为十九路军军长，凭的就是过人的战功。最出名的就是率领十九路军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奋起抗日，打死打伤敌军万余人，迫使日军四易主帅，狠狠打击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7“七七事变”，神州大地再燃战火，国弱被人欺，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爆发全民抗日斗争。国民军、义勇军、游击队纷纷赴前线或敌后浴血奋战，民间上街示威，高喊“打败日寇”口号，大学生演街头剧，诗人写鼓吹抗敌，万众一心，保卫山河。

老师三公用极为悲愤的声音，上了这最后一堂课。正是这种极为悲愤、正气浩荡声音，激励着我童年的心。只见哥哥学习本子上写着：神州大地染



1938年从睦州河畔搭船逃难到澳门

血迹，誓把侵略赶驱掉。人间本是乐家园，岂容豺狼来泡尿。

2 日寇飞机飞到乡下已是越来越频，起初是傍晚夜晚飞过，后来在白天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令人恐怖令人厌恶。母亲听了老师三公的话后，这几天一边思前想后，一边整理行装。母亲终于锁门带我和哥哥上路。秋风吹，路漫漫，难民潮，人心慌。母亲挽着大包袱，哥哥带吃和喝的，我拿着一小包裹。母亲对携带物很小心，吩咐万万不能遗失，特别是那封三公写给香港三姑的信(写有三姑的详细地址)比任何物件都重要，母亲路上不时地摸摸内衣的口袋。母亲说是去找父亲，父亲在哪里？我不知道，相信聪明的哥哥也不知道。路上有许多逃难者像赶集一样，朝着一个方向赶路。而我们母子三人跟着难民营赶路。只听路上有人搭话：“到睦洲码头要走多远？”“天黑就到。”“原来我们要去当码头，哥哥低声地告诉我。我听了很兴奋，心想“搭船一定很有趣。”赶了一个钟头的路怎么还未到呢？再赶一段路，天色渐暗，还好今晚月色朦胧，月光薄薄的云层撒落下来，还能辨认道路。告诉母亲已很疲倦走不动了。母亲亲拖着，一边走一边害怕，要是我睡着了就把我丢下被狼吃掉。我没有见过，但狼吃人我听说过，我怕被狼吃，紧跟母亲，母亲紧跟人群。到了睦洲码头，隐约中见到一大群人，杂乱无章，慌作一团，难道他们也逃难？找亲人？(睦洲东临西江，往香港约86海里，往澳门只36海里，睦洲河可通航500吨级货船，陆路交通四通八达。)

我们到了睦洲码头，

天已渐黑，秋风吹在身上，我打一个冷颤，母亲当然没有注意，她正在求神拜佛找船票，遇到相熟村民，一个个摇头，连他们自己也在找船票，船都被捐客包了。此时捐客是皇帝，没有买到船票，谁也别想登船，听说下午已有两艘开走。我在黑暗中仔细一看，尚有两艘有篷的大木船。“开船罗！”“开船罗！”不知是谁在喊，声音在冷风中颤抖，像野狼一阵阵嚎叫。忽然我看到附近有人在付钱，看是同村，忙抓住“这根稻草”，那位同村也到澳门，帮母亲买了船票。

时已深夜，我们终于上了船。船主一边提高油灯一边不断地说：“大家让让位，大家让让位。其实船早已坐满了人，我们插尖般在船上挤到位子。实在太挤母亲把我抱到怀里，哥哥就坐在包袱上。船上小孩的哭声，大人争位子的吵声，船外阵阵寒气，船内闷热难受，都巴不得能马上开动。“开船罗！开船罗！”喊了无数次，这次的船动了动，乌龟似的爬行了，凉风开始窜进，小孩似乎舒服些纷纷入睡。我在饥饿、极度疲乏中也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船行多久，我醒来时天已大亮，母亲说船已靠岸。船还在摇晃，有的乘客已急不可待地跳上岸，母亲怕我们失散，把我们的行李拉得紧紧，上岸的人只有十来个，大多和我们一样，不知路在何方，

要到香港或到别处，该如何转车转船？母亲找同船的人问，一问三不知。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初次出门，既惊且怕，这时有人以“首领”的口吻说：“大家听我的话，我们同坐一条船，不作分散，等岸上来人才作互算。大家看好行李，要互相照应的。现在选两个人岸买吃的。”

那位约30岁热心人又说：“收钱要记下，又要有人来安顿你们的。”说话有板有眼，很有文化，有出门经验。后来我长大了，听了母亲这段叙述，始猛然想起，这不就是人民的救星吗？哪里有人那里就会有“这种苦人”出现，穷人哪里有的难那里就会有伸出解救人援手。母亲再提起，说我们被安置在一艘大船上，那位热心人就不见踪影。之后同船的人互相探问，那位热心人是谁？谁相熟？

“不可能是水客，水客讲话不会这样尽心这样笃定。”一个年纪近60同船的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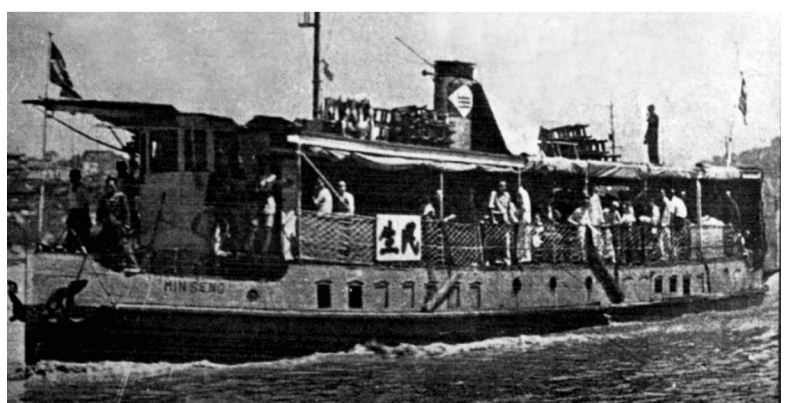
“我猜是位教书的，教书人才这样义气”。有人表达这种看法。

但不管谁，大家对那位做了好事就“不见踪影”的热心人感到钦佩、难忘。

在澳门离岸较远处，停泊着两艘铁船，一艘叫“民生号”，一艘叫“民权号”，是航行内海的民船，日寇侵华战事爆发，停在澳门待命，一停就是半年，现在暂作收容难民用。船很大，上下多层，我们母子三人被安置在“民生号”下层。

这里我不妨把这两艘大船的历史补充，让读者回忆在抗日烽火迷漫的时刻，中国民营企业家是如：何以赤子之心报国：毛主席在一次与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先生谈中国民族发展问题时说，“四个人

学校不是培育学生，而是培育社会。如虚作字



逃难澳门被收容在民生号船上